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演义

全编



第十三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13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78654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 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 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第一一三回

投河又止是殉国
兴师借兵为圆圆

却说李自成据了京城，自己尊为皇帝，只是不敢升坐御座。百官朝见，都在偏殿。又命改是年——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，传谕诏工匠铸永昌钱，字迹模糊不辨，又命熔去重铸，依然铸不清楚；再命三次铸钱，还是不成。自成大怒，令把金银铸成每重斤余的大饼，中穿巨孔，共熔铸成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枚。又命铸永昌玺印，屡铸不成，自成怒不可遏，令将国库中的所有玉石金银铜铁各印，一齐销毁了，愤气方得略平。

当贼兵攻陷外城的当儿，吏部尚书蔡国用，侍郎程国祥，大学士范景文，三人相约：贼若破城，即行投河自尽。第三天，内城由太监曹化淳献门，贼兵一涌而进。三人闻得贼兵已经进城，自然要行践约了。侍郎程国祥，深怕蔡国用和范景文不能如约，自己独死未免太不值得，便唤仆人吩咐道：“你可到范相公的府中去探视一会，看看范相公此刻在家里做些什么，立即来报我知道。”仆人领命，去了半晌回来说道：“小人到范相公那里，见相府中正闹得乌烟瘴气，一家哭声大震，听说范相公已投河殉节了。”程侍郎听了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觉得自己若偷生，岂不愧对亲友？抚心自问，也无颜见地下的范景文。想到这里，就咬一咬牙，决意投河自尽。于是一口气奔到了河边。时春寒正厉，侍郎寻思道：“就这样跳下去，天乃太冷！”因脱去了靴儿，坐在河边，先把脚伸在河中试探一下，觉得水寒刺骨，忙缩足不迭道：“这股寒冷，怎样可以投河？”就赤足步行回家。不料他的妻子罗氏，闻得侍郎投河殉难，忙也引带自缢。及至侍郎不忍寻死，回得家来，侍郎夫人倒气绝多时了。程侍郎见夫人自缢，悲愤交并，暗想我难道不及一个妇人吗？不如也自缢了吧！想罢即取带打结，悬在床档的旁边，先定一定神，才顿足切齿地把颈子套进了带结中，双脚一缩，身子还不曾悬空，觉喉中如有物阻塞着一般，又气急又是难过，幸得吊得极低，慌忙脚踏实地，去了带结，心想自缢也是极受罪的一件事。想来想去，一时终筹不出死法，只得回身出来，叫那仆人到蔡尚书府中去，看蔡相公死了没有，立刻回报。仆人如飞地去了，不一刻回来说道：“蔡老爷和夫人小姐及几个爱姬，



正团团地围了一桌，在那里大嚼咧。”程侍郎听说，不由得哈哈大笑道：“俺晓得老蔡未必肯死，且去看他去！”说着便着好了鞋袜，匆匆地跑到了尚书府，一直冲进大门，高声叫道：“老蔡，你还不曾死吗？”

蔡国用方面南高坐着欢呼畅谈，听得有人唤他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忙举头看时，见是侍郎程国祥，顿然记起相约投河殉难的事来，不禁满面含羞地起身说道：“不瞒老哥说，我因决计自尽了，现在和家人设宴诀别。你来得正好，大家喝上几杯，死了也好做个饱鬼。但不知范相公怎么样了？”程侍郎苦着脸答道：“俺也为了这件事。听闻说老范已经践约自尽了。那么我们偷生，怎样对得住老范呢？”蔡国用变色道：“景文果然死了吗？”程侍郎正色答道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？方才俺从他们家门前经过，见大门上高高地悬幡哩！”蔡国用呆了半晌，毅然说道：“死吧，死吧！我们且饮上几大觥！”说时邀程侍郎入席，亲自斟了一杯递给了程侍郎。于是你一杯我一杯，已喝得有些醉醺醺了，程侍郎带醉说道：“老蔡，时光不早了，俺看早晚横竖是一死，趁贼兵还没有杀到，俺们践了老范的约吧！”蔡国用没法，只好跟着程侍郎，两人一前一后同到门外的河滩边。但见洪流滚滚，道上已半个行人都没有，只隐隐地闻得远处喊杀连天，火光不绝。程侍郎说道：“老蔡，你可听见吗？贼人正在焚掠杀戮，俺们可以下去了。”蔡国用皱着眉头道：“那你先下去吧！”程侍郎哪里还答应得出，两人你推我让，都不肯先行投河。末了，两人手挽着手，慢慢地从沙滩走下河去，由浅入深，河水才没到脚踝，蔡国用的两脚却已发颤，口里连声说道：“不好！不好！”程侍郎也停住脚步，不敢再走。两人立在浅水滩上，嗦嗦地只是发抖，面上惨白得没了人色。正在进退不得的当儿，忽然见蔡国用的爱姬莲娘从府中飞奔出来，莺声呖语地向蔡国用说道：“你倒舍得去寻死了，撇下我们到哪里去？快起来吧，我们要死一块儿死去！”蔡国用见说，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了，回顾程侍郎道：“让你去留芳百世，做个忠臣，咱可不愿意寻死了！”说罢，带跌带爬地走上岸去，程侍郎也忙回身跟了蔡国用登岸，重行进了尚书府，莲娘还不住地骂个不停。蔡国用一声不则的，和程侍郎换去了身上的湿衣，一面叫烫上酒来，两人对饮解寒，三杯下肚，蔡国用叹口气道：“好好的人，为什么无端要去寻死？古人说得好，蝼蚁尚且贪生，好死不如恶活，倘我们也和老范似的真个去跳在河里淹死了，还能够这样的对饮吗？”程侍郎也叹道：“说它做甚，只算俺的内心晦气罢咧！”蔡国用诧异道：“尊夫人已殉节了吗？”程侍郎道：“倒不是吗？”因把他夫人闻知自己投河，便自缢而死的话，约略说了一遍。蔡国用也为嗟叹不置。两人对饮了一会，才尽欢而别。哪里知道两人投河又止，畏死偷生的事，被仆人们传播出来，弄得京城的士大夫没有一个不晓得，大家当作一桩新闻讲，一时传为笑谈。

那时崇祯皇帝殉国的消息，传到了吴三桂的军前。三桂拥着大兵，却怕李自成势大，只是按兵不动。正在观望不前，忽报李自成遣使来到，吴三桂吃了一惊，当即命左右传进帐中。使者礼毕，呈上吴襄的书信，三桂拆开来看时，见上面写道：

长白吾儿知悉：

今吾君已逝，新主登极。汝自幼稚得膺荣爵，不可谓非一时之侥幸。顷者明祚凋残，天命已定。识时务者俊杰，自当及早弃甲来归，奈何犹自恃骄军，拥兵观望乎？大丈夫须顺天循时，择主而事，当不失通侯之赏，亦所以成孝道之名。苟执迷不省，则父遭惨戮，家属受屠。既不能忠以报君，又不获孝以护父。臣节有亏，身名两败，祈三思之。书到之日，宜即遵行，慎无踌躇，自贻伊戚也。此嘱！

三桂读了他父亲的手书，半晌犹疑不决。要想投诚，恐被世人唾骂；如其不降，又怕自成势盛，自己敌他不过。正在犹豫不定，又报京师有都督府的仆人求见。三桂急命唤入，那仆人叩了个头起身，三桂忙问道“京中怎么样了？”仆人禀道：“都中自闯贼攻破城垣之后，到处焚掠杀戮，不论官民，除了殉节的大臣府第不曾蹂躏外，其余无一幸免。”说到这里，三桂喝住道：“别的不用你说，俺只问你家中怎样了？”仆人答道：“都督府已被贼兵劫掠得不成样了……”三桂不待那仆人说毕，接口问道：“人口都无恙吗？”仆人垂泪答道：“太老爷给贼掳去，太夫人因此急死……”那“死”字才吐得一半，三桂带怒骂道：“混帐！谁来问你太老爷太夫人？俺问的是陈夫人可安？”仆人吓得屈了半膝，颤巍巍地答道：“陈夫人已被闯贼掳往营中去了。”三桂失惊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仆人哭丧着脸答道：“那是小人亲眼看见的。”三桂听罢，蓦地从腰间拔下那宝剑来，“啪”的一剑，将案桌斫去一角，直飞出丈余外。又咬牙切齿地恨道：“闯贼！李自成你这逆贼！俺吴三桂和你势不两立了！”说罢呛啷的一声，将宝剑掷在地上，帐下将士都齐齐地吃了一惊。三桂怒气冲冲地拂袖进后帐去了。这时部下的诸将，个个惊疑不定，正不知三桂是什么用意。还有那李自成差来的使者，见三桂这种情形，知道有些不妙。又回想至吴三桂的父亲吴襄，现拘留在自己军中，谅吴三桂断不致忍心弃父，会有什么变卦出来，所以放大了胆，在营中安心等候回书。

到了下午，吴三桂便点鼓升帐，大集诸将商议道：“闯贼现居神京，逼死皇帝，这样大逆不道的流贼，还敢挟俺投诚，未免欺俺太甚，列位可有破贼的良策？”说罢，将吴襄的手书传观诸将，时帐下总兵郭壮图、马宝，副总兵胡国



柱、马雄，参议夏国相，谋士孙延龄，副将高大节、吴琛等，看了吴襄的劝降书，大家默默无言。独参议夏国相说道：“将军欲讨闯贼，虽是名正言顺，怎奈吴老将军软禁贼寨，宁非投鼠忌器吗？”三桂愤愤地说道：“本爵（三桂时封平西伯，故云）君国之仇未复，岂能复顾私情？况古有大义灭亲，昔项羽欲烹太公，汉高犹言分我杯羹。今日本爵尽忠不能尽孝。那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说罢则传自成的使者上帐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斩首。夏国相谏道：“两国相争，尚不斩来使，遑论草寇的走狗，何足污我斧钺？”三桂点头说道：“参议之言有理，命割去使者的耳鼻，令回去报知自成，义师不日到了，叫闯贼准备肉袒请降就是了。”使者抱头鼠窜地连夜回京中去了。

这里三桂选择吉日，慷慨誓师，口口声声为国驱贼，说得声泪俱落，将士人人流涕，个个义愤填膺，都当三桂是真个忠君爱国，哪里晓得他这样的愤兴义师，还是为了一个美人陈圆圆，却假着君国大仇的名儿，利用军心，也算狡猾极了。又命夏国相起草作了一篇讨贼檄文，颁行各处。檄文道：

闯贼李自成，以么麽小丑，荡秽神京。日色华光，豺狼突于禁阙；妖氛吐焰，犬豕据乎朝廷。逼帝后于象台，填小民于沟壑。绝无惠德，只事淫威，本夜郎自大之心，窃天子至尊之位。又复穷极悍恶，昼夜宣淫；更旦逞尽贪残，日夕抢掠。于是神州赤县，变成棘地荆天；嗟我首都京华，化为妖坎贼窟。本爵身膺边陲之寄，心怀君国之忧。悲象魏凌夷，愤皋首残虐。爰兴义师，借除暴逆。凡我官吏，尔侪军民，当知国家厚泽深仁，自应报本；亲睹闯贼凶悍惨酷，群起诛奸。挥逐日之戈，奏回天之力。顺能克逆，诚志所孚，义声所播，一以当百。试看禹甸之归心，仍是朱家之正统！

吴三桂颁了檄文，又大集诸将商议道：“本爵此次为国复仇，义师一举，天下响应。但在直捣京师的当儿，第一要兵力雄厚，俾得一鼓逐贼，然后择皇族近支，重立明祚。不过这句话谈何容易？现在贼人拥百万之众，俺如没有相当的实力，只怕未必能够成功。”诸将齐声说道：“将军忠忱为国，义师所经，势如破竹，何患贼兵不灭？现下寡众虽悬殊，所谓一以当十，丑类自是不敌。”三桂摇头道：“不是这样讲的，俺已等得熟了，目今建州方在兴盛的时候，他们也曾受过明朝的恩典，俺将致书与建州皇帝，晓以大义，向他借一旅之师以平国乱，谅他们也不至于见拒的。”夏国相道：“建州现在方强盛，虎视眈眈，正苦没有机会，今若借他们的兵马定乱，他们以为有机可乘，倘乱定之后，将军对于这兵强将勇的建州人又怎样地处置？这引狼入室的计划，犹之饮鸩止渴，还是不干的好。”吴三

桂因志在夺回陈圆圆，把关系利害毫不计及，一心要向建州借人马，听了夏国相的话，便微笑答道：“参谋远虑果然不差，但俺去借建州的兵马，将来乱定，权还在我，以俺的意思，至多把辽蓟两处作为酬谢他就是了，还怕他争皇帝做吗？俺主旨已定，列位且退，待俺借到了建州人马，再同心戮力地讨贼去！”诸将听了，都面面相觑，半晌作声不得。夏国相私自叹道：“吴将军不听好言，他日必有后悔的一天。”当下吴三桂不听夏国相的谏劝，连夜修成一封书信，差了一个专使往建州借人马。

其时清朝的太宗皇帝已经宾天，太子福临接位，年纪还只有九岁，由里族多尔袞做了摄政王，一切朝中的大事都是摄政王一个人独断独行的，福临不过是个傀儡罢了。至于其他的亲王大臣，只有官职而无权柄的，谁敢说半个“不”字？原来，清朝的英明皇帝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共有十四位皇子，这十四人当中，除了八皇子皇太极（即太宗）已嗣位做皇帝外，就中最是英毅有为的，要推九皇子多尔袞了。那多尔袞的为人，外貌似极诚悫，胸中却是机诈百出，在满洲旗人当中，的确算是个杰出的人才了。当英明皇帝未逝世时，诸王子里面最喜欢的是多尔袞，满心要立他做个太子，又恐蹈了废长立幼的覆辙，所以始终不曾定夺。英明皇帝死后，多尔袞还不过十四五岁，虽说是聪明伶俐，到底年龄幼稚，做不出什么能为来，所以这个皇帝的大位，终被八皇子皇太极占去。但皇太极死后，这大位应该是多尔袞的了，他却不要做皇帝。若知多尔袞为甚不要做皇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四回

九王爷乘隙窃玉 文皇后当即殢情



却说太宗皇帝的文皇后，是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塞桑贝勒的大女儿，芳名唤作玉姑，她虽生长在关外的沙漠地方，却出落得桃腮粉脸，一双盈盈的秋水，两道弯弯的峨眉，衬上她朱砂也似的樱桃小口，轻盈一笑，显出深深的酒晕，更兼她身材袅娜，柳腰纤纤，芳容的妖娆，体态的妩媚，娉娉婷婷，端的是月里姮（héng）娥，洛水仙女，因此在关外赫赫有名，都称作第一美人。她还有个妹妹小玉姑，生得和她姊姊一般的婀娜妩丽，年纪才十三四岁，已是明艳秀媚，玉骨冰肌。看见的人，谁不赞一声“好一对姊妹花，正不知谁家郎君得消受这样的艳福咧！”那玉姑到了十八岁上，吉特塞桑贝勒把她许配给叶赫部的世子德尔格勒做了妻子。吉特塞桑贝勒只顾着门楣问题，以为自己是科尔沁部，和叶赫部缔婚，同是皇族，门当户对，也算不辱没了自己的女儿。老贝勒是这般着想，倒不曾顾到女婿一层，配得上玉姑配不上玉姑，只含含糊糊地允了婚事。

及至迎娶过去，第一夜洞房花烛，玉姑偷偷瞧瞧她那个丈夫，不觉吃了一惊，芳心里一阵的难受，早扑簌簌地掉下泪儿来。因那德尔格勒世子，生得又黑又肥，身体胖得长不满三尺，状貌臃肿得不成个模样儿，两只骨溜的眼睛，深深地凹在眶内，鼻孔撩天，嘴唇斜缺，倒翻着一对耳朵，颌下蓬松的茅柴胡须，说起话来，又哑又破碎的喉咙，加上他一张天生奇丑的面孔，分外见得讨厌。你想玉姑有关外第一美人之称，后来连洪承畴经略都要被她迷得神魂颠倒，现在嫁了这样一个丑陋的丈夫，怎不叫她心酸落泪呢？偏偏那个不识趣的德尔格勒见玉姑珠泪沾襟，当她是别母离亲暗自伤心，所以做出十二分的温存样儿，再三地向玉姑慰劝道：“你不要这样伤心，哭坏了你的身体使咱心痛，你如若想念你的母亲，咱明天一块和你到岳家去，咱们两个就在科尔沁部玩它几天再回来不迟。”玉姑见德尔格勒装出又似笑又似哭的一种怪相，笑起来张开血盆般的大口，那副嘴脸真可恶极了。心中一恼恨，伸手把德尔格勒一推，回过头去忍不住呜呜咽咽地痛哭不住。德尔格勒自觉没趣，但娶着了这如花似玉的美貌娇

妻，心下实在快活的了不得，休说是玉姑不去睬她，就连打他几个嘴巴子，他也是情愿的。玉姑一味地哭着，德尔格勒只是一味地向玉姑歪缠，由黄昏直闹到三更多天，玉姑知道逃不出这个关口，只得叹了一口气，起身卸装安寝，德尔格勒自然异常巴结，忙着替玉姑脱衣换带，还跪在地上给玉姑褪去了蛮靴，更了罗袜，诸事收拾停当，夫妻始双双共入罗帏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德尔格勒极早便起身，吩咐卫兵备了两乘绣幔的大轿，摆起了全副仪仗，六十四名亲兵，和玉姑上了轿，往科尔沁部岳家来。吉特塞桑贝勒与老妻祖（niū）祜儿福晋，闻报是新姑爷来了，忙叫家人悬灯结彩，安排酒宴。将近晌午，一骑马飞奔前来说道：“新姑爷的舆从离此只有一箭多路了！”吉特塞桑贝勒吩咐大开中门，自己和祖祜儿福晋站在门前迎接。不多一会，锣声当当不绝，接着是一阵的喝道声，便见仪仗一对对地到来，都排列在大门外的两旁，六十四名护兵拥着两乘绣幔（xiǎn 车的帷幔）珠帘的大轿，直抬到二门前停下。六十四名护兵，齐齐地吆喝一声。这里吉特塞桑贝勒家的卫兵，也列在两边，自大门前起，直立到中门止，一个个鲜衣华甲，刀枪如霜。他们见叶赫部的护兵吆喝一声，科尔沁部的卫兵也一声威武，算是答礼。那轿面前珠帘，也随了这声吆喝声慢慢地卷起，早有科尔沁部侍候着男女厮仆，直抢到了轿前，男仆扶着新姑爷下轿，女婢已拥了玉姑，和群星捧月似的，由祖祜儿福晋接着，众婢女嚶哼一声，蜂拥般地进内室去了。吉特塞桑贝勒便也迎接新姑爷德尔格勒进了中门，翁婿相见，行了一个拘腰礼。这是满洲最尊敬的意思，非接待贵客是不行的。翁婿行礼已毕，家役们已排上宴来。吉特塞桑贝勒让德尔格勒上坐，自己在侧首陪。又命将叶赫部随来的卫兵人员一概在外厅赏赐筵宴。正厅上翁婿两人谈谈说说地开怀畅饮。

那玉姑经祖祜儿福晋和众婢专把她迎入内室，玉姑也不及说话，一头倒在她母亲祖祜儿福晋的怀里，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祖祜儿福晋弄得摸不着头脑，忙把她爱女向怀内一搂，很亲密地问道：“好儿子，什么事要这样伤心？你只管说出来，有母亲替你作主。”玉姑益发哭得凄惨，含泪说道：“父亲配得好亲事，你不去看看那人的嘴脸是怎样儿的！”祖祜儿福晋听了，不禁诧异道：“叶赫部的世子，人家不是说生得很雄俊的吗？俺此刻倒没有留神瞧看他。”

母亲正在说话，忽女婢报新姑爷来谒岳母了。祖祜儿福晋见说，便起身出房，见吉特塞桑贝勒同着一个又黑又矮的丑汉一路说笑着进来，那丑汉穿着遍体华服，非但不见一些好看，反而越显出他的丑陋来。祖祜儿福晋料得那丑汉就是自己的大女婿了，心里寻思道：“怪不得玉儿要伤心了，看他这副尊容，的确难看得很。俺家这样如花似玉的好女儿，去配这样一个丑汉，不是要使亲戚朋友们见笑吗？”祖祜儿福晋心下一气，霍地回进房中，不肯出去见礼。经女婢



仆妇的相劝，祖枯儿福晋哪里肯听？后来吉特塞桑贝勒亲自入内劝驾，又譬喻一番，祖枯儿福晋没得推却，只好勉强出来和她女婿德尔格勒相见了，连半句话也没有攀谈，只不过见了个礼，就顾自己进房去了。

吉特塞桑贝勒又陪着德尔格勒到了外厅，重行入席欢饮。等到酒阑席散，德尔格勒起身告辞。照例：新女婿上门，岳家要留他盘桓几天的。这时因祖枯儿福晋不喜欢这个女婿，吉特塞桑贝勒也并不款留。谁知玉姑却依在祖枯儿福晋怀里，死也不肯回去了。祖枯儿福晋附着她粉耳低低说了几句，玉姑才含泪出房。只见她妹妹小玉姑一跳一跳地进来，看着玉姑笑道：“姊姊还要跟了那丑汉回去吗？”祖枯儿福晋忙喝道：“油嘴的丫头！姊丈也不叫一声，什么丑汉不丑汉！”小玉姑瞪着两只小眼睛，偏了小嘴儿，把头一侧道：“什么姊丈，俺家放马的黑奴，要比他好看多呢！”一句话说得一班婢女仆妇都掩口吃吃地好笑。祖枯儿福晋待要去扭小玉姑的粉腮，她已三脚两步地跳走了。玉姑听了她妹妹小玉姑的话，不禁又触动愁肠，直哭得仰不起头来。祖枯儿福晋又极力地劝慰着，玉姑只等拭去眼泪，匆匆地上轿回去。

光阴驹隙，转眼三朝，蒙人的俗例：女儿嫁了人，三朝要归宁探父母的。玉姑挨到了三朝，便独自坐了一顶小轿，带了四名护兵回到母家，一面打发了轿夫和护兵回去，并由婢女传出话来，叮嘱那叶赫部跟随来的护兵说道：“回上你们姑爷，俺家姑娘须盘桓几天回去，你们不必派人来接，俺家自会送姑娘回来的。”护兵领命，自和轿夫抬了空轿回叶赫部去了。从此玉姑住在母家，一过半年多，平日和她妹妹小玉姑说笑解闷，再也想不到回夫家了。那叶赫部的世子德尔格勒，也曾派人来接过几次，终是空轿打回。末了，那德尔格勒再也忍耐不住了，便亲自来接玉姑回去，祖枯儿福晋不好阻拦，只得任玉姑回家，但过不上半个月，玉姑又回到母家了，她一经到了母家，就想不着回去，必定要德尔格勒发急，亲来迫着她回去，才算到夫家去住上十日八天，至多半个月，又要想到回母家了。德尔格勒有时不许玉姑归宁，她就寻死觅活，弄刀系绳，吓得德尔格勒不敢阻挡。由是玉姑归宁，经了整年不回去。初时德尔格勒亲自来接，还跟了他就走；到了后来，任德尔格勒咆哮如雷，玉姑索性不去睬他了。要她自己想回去就回去，她自己不愿意回去，任叶赫部的老部主金特石来劝她都不中用的。德尔格勒知道这个娇妻终久是收不服的，只恨自己生得太丑陋了些，难得闺中人的欢心，德尔格勒心里一发狠，竟悄悄地跑到莽葛尔山中披发修道去了。玉姑闻得这个消息，好似罪囚脱去了身上的镣铐，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。于是很高兴地天天和妹妹小玉姑到别尔台山的围场中去打猎。

这别尔台山，在科尔沁、叶赫、玛赛别、建州卫四大部落交界的所在，地面一半是科尔沁部的边域，却算得个公共的围场。山上的狐兔野鹿等兽类最多。

叶赫、建州、玛赛别三大部的王孙公子常常带来了护兵到山下来打围的。那围场也算得是一处贵族猎场，因往常的平民是不许到这里来打猎的。玉姑和她妹妹到这里来打猎，一半也是含着择婿的意思。有一天上，事有凑巧，恰好建州的八皇子皇太极领着一班侍卫，驾着鹰犬，到别尔台山来打围，打了半晌，山下蓦地跳出一只白兔来。皇太极弯弓一箭射去，正射在白兔的尾巴上，那只白兔一蹶一跳地望前直奔，皇太极控着怒马，连连加上两鞭向前追赶，转过山坡，那白兔被山石一绊，撞倒在地，皇太极跳下马来，伸手待去捉时，那兔儿颠了两颠，爬起来翘着尾巴又逃走了。皇太极扑了个空，因用力太猛了，几乎向前倾跌，连忙使一个鹁子翻身，双脚才得立稳。忽听得山坡下面莺声啾啾的有人喝采，把个皇太极胀得满脸通红。抬起头来向山坡下瞧看，原来是一群粉白黛绿的美人儿，也在那里打猎，就中有两个美人，一个有二十来岁，一个约有十五六岁，一般的生得玉雪花貌，身上都是贵族打扮，其余穿的虽也富丽，终不及那两个来得华贵，大约是婢女了。皇太极倚在马旁，那两只眼睛好似定了神般的，呆呆的只是发怔。那个二十来岁的美人，骑在银鬃马上，忍不住把罗巾掩着朱唇，斜睨着皇太极嫣然地一笑，这笑真是千娇百媚，看得皇太极身体酥麻了半边。那美人便娇滴滴吩咐婢女道：“俺们回去了吧！”这一声在皇太极的耳朵里，真好似出谷的黄莺，真叫人魂荡神迷。那美人说了这一句，旁边的婢女就围绕着如飞地出了围场去了。皇太极哪里舍得，忙也跨上了雕鞍，疾驰地从后追来。看看一群女子走进一座皇府中跳下马来，那年长的美人，又回头来瞧着皇太极一笑，姗姗地进二门去了。皇太极直等到瞧不见了影儿，才嗒然兜转了马头，懒洋洋地回到围场，也无心打猎了，一路回到盛京，急急打发人来打听，方知那美人是科尔沁部吉特塞桑贝勒的格格，已经嫁给了叶赫部的世子。皇太极听说，不由得冷了半截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从此，皇太极的脑海里，深深有了那美人的印象。

是年因叶赫部帮了明朝攻打清朝的盛京，松山一战，明兵大败。清朝英明皇帝班师回来迁怒叶赫部，亲统大兵往征，一场血战，打破了叶赫部，恰好皇太极做了先锋官，他一打进叶赫部，带着士兵大肆劫掠，部下的兵士掳了一个美人来献，那美人自称是科尔沁部的格格来此探视亲戚的。皇太极出来一瞧，见那美人正是那天打猎遇见、朝思夜想的心上人。原来那时正逢着叶赫部部主金特石六旬大庆，世子德尔格勒虽已出家，玉姑的翁媳名分还在，所以由吉特塞桑贝勒叫他女儿玉姑前来拜寿。正在寿筵大张，鼓乐喧天，忽报建州人马已漫山遍野地杀来了。叶赫部主金特石，慌忙下令张号集队，准备御敌。外面清兵已团团围住，玉姑因此不及逃回母家，也被困在里面。清兵攻破城堡，玉姑带了两名婢女从后宫逃走，仍被清兵获住，送到皇太极的营中。皇太极这一喜，



好似天上凭空掉下一件宝贝来，这一夜就在军营的大帐内和玉姑成就了好事。其间的欢爱自不消说得。

第二天上，皇太极派了亲信侍卫送玉姑回科尔沁部，一面禀知英明皇帝，一面飭人向吉特塞桑贝勒求婚。吉特塞桑贝勒见叶赫部已亡，建州正在强盛的时代，自己女儿早晚要醮人的，既有了这个机会，正是求之不得，便一口答应下来。这里英明皇帝很爱皇太极英武，所有要求自然无有不允的。当即派使臣下聘，择日替皇太极迎娶。过门之后，一双两好，皇太极和玉姑爱情的深笃，真是到了十二分。及至英明皇帝驾崩，皇太极恃着威权，居然据了大位，就封玉姑为孝庄文皇后。那时睿亲王多尔袞，还只有十四五岁，皇帝是他第八个哥哥，又因他年纪还小，常常出入宫禁，并不避嫌的。皇太极自从做了皇帝（即太宗），又纳了两个美貌妃子，对于文皇后不无分爱，又以军国事繁重，常宿御书房内，一个月进宫不上七八次，又要顾及妃子，待文皇后的爱情，渐渐不似从前的密切了。那文皇后是个爱风流的美人，她见太宗皇帝这般冷淡，春花秋月，少不得起一种香衾辜负的怨怼（duì恨），于是触景生感，见她小叔多尔袞也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不免生了爱慕之心。多尔袞方在情窦初开的当儿，见他嫂嫂这样多情，岂有不领略的道理。叔嫂间起初只眉来眼去，两下到了情热百度不可遏止时，就在幽宫冷殿偷偷地去偿他们的心愿。

但似这般鬼鬼祟祟的，文皇后终嫌不能畅所欲为，便声言出宫去打猎，在外面择了两名镶黄旗的美貌子弟，扮做宫女混进了晋福宫（文皇后时居晋福宫），从此就天天行欢作乐，好不有趣。万不料事机不密，被多尔袞冲进宫来撞见，不觉一缕醋意由脚跟直冲到脑门，怒冲冲地走出宫去，文皇后见事情弄糟，忙亲身行到宫外，一迭声地叫：“老九（多尔袞是英皇帝第九子）！你回来，俺和你说话商量咧！”多尔袞一面走着，一面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商量，没有什么商量！”急得文皇后三脚两步地赶上去，将多尔袞一把扯住衣袖，狠狠地瞪了一眼道：“老九！你真的这样硬着心肠吗？”这句话才出口，文皇后早已呜咽起来了。多尔袞忍不住笑了笑，两人手挽手进了宫，吩咐宫女和那两名侍候的少年，一并退出宫外。那些宫女们，只听得内室中一会儿嬉笑声，一会儿哀恳声，唧唧啾啾地从午后直闹到深夜。忽然文皇后唤了两个亲信宫侍进去，不多一刻，传出一口宝剑来，令将两个宫娥立刻赐死。这两名宫娥，就是镶黄旗的少年子弟所改扮，只有文皇后亲信宫人知道的。不知文皇后为什么要杀那少年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五回

皇太极一怒宾天
多尔袞统兵进关

却说睿亲王多尔袞，人家都称他作九王爷，为人精明强干，在十二三岁时随着英明皇帝出兵打仗，已能运筹决算，策画军机。所以英明皇帝非常地喜欢他。当太宗继统时，多尔袞年龄还幼小，时常出入宫阙。到了十六七岁，竟和文皇后勾搭上了。叔嫂两个，蓝桥暗渡，十分秘密。但太宗皇帝见多尔袞才略超群，每每派他去出征，不能常常和文皇后聚在一块，把个少年风流的文皇后弄得望穿秋水，好容易盼到多尔袞回来，亲热得不多几时，多尔袞又要奉命出征去了。这一次出征和明朝军马大战，建州人马吃了两个败仗。及至一打听明督师的主帅，知道就是号称中原才子的洪承畴。太宗皇帝听了连连扼腕叹息，又极力赞许承畴，意思是想叫那洪承畴来投诚自己。与众亲王郡王、文武大臣筹商良策，终想不出两全的法儿。后来被文皇后听得，就自愿担任去赚洪承畴，居然被她大功告成，生生地把洪承畴弄到建州。不过承畴虽投降了清朝，太宗皇帝对于文皇后爱情却越发比前淡薄了。文皇后也明知其中的缘故，只有自怨自艾，想到了伤心时便抽抽咽咽地痛哭一会。那知多尔袞自接了征伐大权，也不大有闲工夫进宫，文皇后怎肯香衾独抱？便悄悄地向外弄了两个少年进宫，暂时遣她的寂寞。

其实多尔袞的威权日渐张大，公卿大夫、亲王贝勒多半是他的党羽。大凡朝中出了杰出的枭雄，自有那些蝇蚁去附他的腥膻，因此朝廷内外杂事，一举一动，多尔袞无不知道。文皇后有了两个面首的人，早有他的心腹内侍去秘密报知，多尔袞听了，不禁起了醋意，便乘文皇后不备，昂然冲进宫去。好在多尔袞是走惯的，无须请旨和宣召等手续。当多尔袞跨进晋福宫门，正值文皇后和两个少年在那里调笑。多尔袞一眼瞥见，就心里明白，料定那宫人是男子改装的，这鬼把戏原只好瞒过太宗皇帝，怎能瞒得过多尔袞？所以他脚步也不停，回身便走。文皇后到底心虚，忙把多尔袞喊住，还要想遮掩一下，被多尔袞一口就道破，文皇后没得抵赖，心里着起急来。文皇后的宫女从窗隙中偷看，见多尔袞仰着脖子坐在绣椅上，眼瞧着屋顶，不住地把头乱摇。文皇后斜靠在椅



旁，嘴里咕咕咕咕地说了半晌，多尔袞依旧摇头；一会儿文皇后忽地坐在多尔袞的膝上，伸出雪藕也似的玉臂，搂住多尔袞的头颈附耳说了一会，只见多尔袞把文皇后一推，要立起身来走的样儿，文皇后真急了，蓦地跪在多尔袞的面前，将头搁在多尔袞膝上，珠泪盆筛地哭了。这时见多尔袞微微一笑，霍地从腰间拔出佩着的宝剑，一手递给文皇后。宫女看到这里，不觉手脚发颤，正不知多尔袞授宝剑与文皇后做什么。旋见文皇后握着宝剑，回头向宫门外低低地唤了一声，就跑进两名亲信宫女，文皇后命她传出剑去，着那两个改扮的宫娥立刻自刭。文皇后一头吩咐着宫女，她一双盈盈的秋水，兀是含满了一泡眼泪。宫女领了懿旨，捧了宝剑出去，过了好一会，进来回禀两宫娥已领旨了。文皇后点点头，皱着额眉说道：“他们两人的身体又怎么办呢？”多尔袞笑道：“叫他们乘着昏夜，丢掉在御河里就是！”文皇后听说，心里老大的不忍，但一时也没有什么法儿，只得叮嘱了宫侍们，依了多尔袞的主意去做。文皇后自杀了两个侍候的美少年，宫中更觉比前凄寂了。幸得多尔袞知趣，便天天进宫来和文皇后欢聚，两人的情热一日高似一日，竟然双宿双飞起来。

那时二贝勒代善已死，代善的长子恭郡王慕赖海本来恨他父亲的大位被皇太极占去，自己稳稳的一个皇太子弄得落了空，心上如何不气！以是慕赖海在私底下也结党缔群，要想把皇帝的名分夺它回来，只是凑不到机会罢了。他平日最是愤恨的，就是他那个九叔多尔袞。因慕赖海常想掌握兵权，以为一旦有了兵马的实力，便不难举事了。似慕赖海那样的庸才，怎能和多尔袞争竞？结果兵权被多尔袞夺了去。慕赖海这一气，几乎气得发疯。这时多尔袞和文皇后的秽行，传得盛京都遍，没有一个人不晓得，所不曾知道的只有皇太宗皇帝一人。慕赖海听得多尔袞已有疵可寻，不由得直跳起来道：“咱若不趁此机会报仇，还更待何时？”及至转念一想，满朝里尽是他九叔父的党羽，自己一个没势力的挂名郡王，就使明知多尔袞秽迹昭彰，又拿他怎样呢？想来想去，忽然记起一个人来，那人是谁？便是那肃郡王豪格。

豪格是太宗皇帝的义儿，为人极勇敢多智，在建州也要算数一数二的人物。太宗继统后，不时和明朝开战，豪格领了建州人马，居然独挡一面，立下的疆场功劳，很是不小。太宗皇帝见豪格英勇，早存下了立储之心。豪格听到了太宗的口吻，知自己将来的希望很大，由是战必身先士卒，建州的武将当中，谁不赞一声肃郡王忠勇绝伦？太宗也越发喜欢他了。哪里晓得天不由人，是年的文皇后忽然怀起娠来，在太宗皇帝倒还不甚放在心上，那个肃郡王豪格可就急坏了，深怕文皇后生了儿子，自己的宠幸必被夺去。偏偏到了文皇后临盆，竟一举是雄，把个太宗皇帝乐得眉开眼笑。其实这个种子，是太宗皇帝的亲骨血还是多尔袞的遗种，局外人却弄不清楚，便是太宗皇帝自己，也一般的懵懵懂

懂，只有文皇后的心里，或者是明白的。但她如其不说出来，怕连多尔袞都没有头儿呢。

光阴逝水，文皇后所诞的太子，转眼是弥月了。到了那天，满洲的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和硕亲王、蒙古王公及满汉文武大臣，都联袂进宫，替太宗和文皇后叩贺。太宗皇帝传谕，亲王、郡王、蒙古王公、贝勒贝子在勤安殿赐宴，满汉文武大臣在义恭殿赐宴。太宗皇帝自己和文皇后在晋宫设宴相庆。这天的盛京地方，凡街巷通衢，没一处不是结彩悬灯，商民一例休息一天，鼓乐庆祝。下午文皇后升坐坤宁宫（满洲皇后升坐坤宁宫，是日必行大赏罚。汉族皇后行大赏罚，则升坐风仪殿，平时无故不得乱坐），犒赏宫女内侍及亲王大臣，均有赏赍。其时满汉王公，大小臣工，无不欢呼畅饮，就中满肚子不高兴的，只有一个肃郡王豪格。太宗皇帝哪里知道他的心事，还叫豪格随着，驾起了銮辇往太庙行礼。礼毕回来，由礼部拟名，定了一个福字。太宗皇帝见太子相貌魁梧，啼声洪亮，又值武英郡王阿济格打败了明军，满载珠玉金宝班师归来，太宗皇帝更觉乐不可支，便笑对文皇后说道：“这孩子福分很不差！”正在说着，礼部恰好拟呈一个福字，太宗皇帝大喜道：“巧极了，这样就赐名福临吧！”

日月和穿梭般过去，福临渐渐长大起来，眨眨眼已经九岁了。太宗皇帝对于豪格虽然宠爱不衰，而于立储两字，却绝口不提。豪格也肚里打算，面上丝毫不露一些形迹。在这个当儿，朝臣里面有要讨好文皇后的，暗中主张上疏，请太宗皇帝立储。消息传播出来，豪格急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想不出用什么手段去抵制它。事有凑巧，适当恭郡王慕赖海要报多尔袞的仇恨，亲自来访谒豪格。豪格和慕赖海既有兄弟的名分，又是同师读书，从前缔交十分莫逆，后来豪格授了武职，慕赖海被多尔袞挨去，两人的交谊就一天天地疏远了。现在豪格听得慕赖海来了，忙亲自去迎入，两人携手进了书斋，略为叙了几句闲话，豪格命家人摆上宴席，就一杯杯地对饮起来。

酒到了半酣，慕赖海先把言语试探豪格道：“兄弟近来闻人传说，皇上将有立储的意思，老哥可曾知道吗？”豪格见说，正触他的心头事，更兼在酒后，听了慕赖海的话，不觉冷笑一声道：“皇帝既有了亲生的太子，那是应该立储的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慕赖海故意惊诧道：“这是什么话儿？老哥是皇上的长子，倘果然实行立储，除了老哥还有谁呢？”豪格越发气愤，胀红了脸悻悻地说道：“俺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，你和俺是兄弟，怎么也来讥笑俺起来？”慕赖海正色道：“兄弟怎敢讥笑老哥？老实说一句，你老哥不过拥个虚名，那么谁好算个实在？”豪格见慕赖海说话有因，忙改笑道：“那福临不是皇上实在的儿子吗？”慕赖海听说，缩一缩头颈做了一个鬼脸，鼻子里嗤的笑了一声，又喝了口酒，才徐徐地说道：“老哥不要在那里装傻了，九叔的事，难道不曾晓得吗？”豪格



被慕赖海一提，不禁红了脸道：“俺听是也听见过好几次了，只是听说的都半真半假，究竟怎样，却不能断定它。”慕赖海笑了笑，方要开口，忽地向四下里一瞧，见豪格身旁立着三四个亲随，慕赖海就忍住不说了。豪格会意，便挥手令左右退去，慕赖海才低低地将多尔袞和文皇后的秘史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。豪格听罢，直气得拍案大叫：“俺若不杀这灭伦的淫贼，还有什么面目立在天地之间？”慕赖海慌忙起身掩住豪格的口道：“老哥莫这般焦躁，要防隔墙有耳，这厮的党羽极多，哪一个亲王府中没有他的奸细？倘风声泄露，老兄和兄弟的脑袋就怕要不保了。”豪格这才忍气坐下，两人对酌密谈。直到了鱼更三跃，慕赖海方行辞去。

第二天的五更，亲王大臣循例入朝排班，朝参既毕，只议了些寻常政事，谕旨令散值。亲王大臣纷纷地散去，只有肃郡王豪格却随驾左右，竟跟着太宗皇帝进御书房去了。到了晌午，肃郡王退出，御书房内传出上谕，命内侍备辇进宫。左右的内侍，见太宗皇帝怒容满面悻悻地登辇，大家吓得一个个怀着鬼胎，静悄悄地随辇进宫，连气都不敢喘一喘。那太宗皇帝的銮辇方经过德正殿，早有一个内监气急败坏七跌八撞地奔出来，一直跑到御槽中，口称有急旨宣召近臣，匆匆地选了两匹关外有名的骏马，骑了一匹牵了一匹，飞般地出大清门去了。不到一刻，便见那起先选马的内监跟在后面，前头一匹马上，正是睿王多尔袞，跑得面红气喘，兀是不住地加鞭，但看地上尘土飞扬，八只马蹄缭乱，风驰电掣似地奔向大清门而去。那些值日的官吏和侍卫，见了这种情形，料想朝中必有变故，皇上这样的飞召睿亲王进宫，不为军情紧急事儿，必要戮杀亲王或大臣，那可是不言而喻的。果然睿亲王多尔袞进宫还没有一会工夫，就见内宫跑出八九名内监来，脸上都现出慌慌张张的样儿，各人奔向御槽内手忙脚乱地各自要一匹马，有几个连鞍也不及配好，飞身上了秃背马，扬鞭飞驰出大清门去了。

那时侍卫官长努勒梅，是个老于掌故的人，他瞧出内监这般忙迫，料非佳事，急下令传集通班侍卫戎装侍候，以防不测。六百名侍卫，不论日班夜班，一齐集起队来，点名方罢，道上马蹄声络绎不绝，只见郑亲王齐尔哈郎、英武郡王阿济格、恭郡王慕赖海、豫亲王多铎、肃郡王豪格，贝勒慕赖布、阿巴泰，满达海、汤古巴、巴布泰、巴布海、阿拜、莽古尔泰、搭拜、德勒格拉、岳立台，贝子阿达礼、罗尼洛、度艾、济尔顿、博勒和、齐喀、屯礼托达、密度礼，大学士希福刚林、冷僧机、章京图岸巴、梅勒章京礼巴，蒙古亲王克鲁图南，汉大臣范文程，大学士洪承畴，都督祖大寿，将军祖大远、祖大弼、陈光新、耿仲明、孔有德、尚可喜等，都形色仓皇，汗流满面地纷纷在大清门前下马，蜂拥地进去了。众亲王大臣，到得内廷的温恭殿前，早有内监传谕娘娘懿旨：